

超值精装
典藏版

源氏物语

(日)紫式部 著 董增兵 主编 潘婷 译

『日本的《红楼梦》』 日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源氏物语

(日)紫式部著 董增兵主编 潘婷译

「日本的《红楼梦》」 日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紫式部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源氏物语 / (日) 紫式部著; 董增兵主编; 潘婷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470-4011-9

I. ①源… II. ①紫… ②董… ③潘…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中世纪 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441 号

源氏物语

责任编辑 李 婧
出 版 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010-57454988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3mm×245mm
印 张 26
字 数 800 千字
书 号 978-7-5470-4011-9
定 价 59.00 元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
常年法律顾问: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010-57262357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7262361



源氏物语

前言

《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被日本人尊为古典文学之泰斗，为3000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它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作品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间，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小说描写了日本平安时代的风貌，艺术地再现了贵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无权地位和苦难生活，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以及必然崩溃的趋势，是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因其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被称为日本的“国宝”。这部千年前的小说，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至今仍熠熠生辉。

“源氏”是小说男主角的姓，“物语”意为“讲述”，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源氏物语》的作者是日本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的著名女作家紫式部（约973~1014），她被誉为“大和民族之魂”。紫式部本姓藤原，本名不详。按照日本古代妇女没有名字的惯例，紫式部只是后人给她写的作品加上的名字。因其长兄任式部丞，而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其父兄的官衔为名，以显其身份，所以称为藤式部；后来因她所写《源氏物语》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改称紫式部。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父亲更是长于汉诗、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习。作者因此自幼得以随父学习汉诗，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她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研究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读者读《源氏物语》时，很容易感到是在读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原因之一。紫式部家道中落，约22岁时，和比自己年长20多岁、已有妻室子女的地方官藤原宣孝结婚，亲身体验了一夫多妻制家庭生活的苦楚滋味。结婚3年后，丈夫逝世。在寡居生活中，因创作《源氏物语》而文名远扬，受到藤原道长等高官显贵的器重。宽弘2~3年（1005~1006）间入后宫，任藤原道长之女、天皇皇后彰子的女官，为其讲授《日本书纪》和《白氏文集》等汉籍古书。这部小说就是她写给皇后供天皇消遣的读物。因为有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对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淫逸生活及男女间的情爱之事有全面的了解，加上作者内心细腻、敏感，所以《源氏物语》读来令人感动。

全书共54章，百余万字。所涉人物达四百多位，其中形象鲜明的有二三十人。广泛展示了



平安时代日本贵族社会的场景，历三朝四代，70余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河小说”，也是一部深邃、隽永，具有多重主题的小说，经得起读者的细细品味。从“物语”的性质看，它是一部描写宫廷贵族恋情的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反映了日本平安王朝时代宫廷贵族穷奢极侈的生活、争权夺利的斗争、贵族妇女的不幸，看似太平盛世，实则充满了矛盾；从体裁看，该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很具散文的韵味，加上书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90余处，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该书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息，因此我国读者读来有读本国小说的强烈的亲近感。而且该书与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一样，所涉人物都是贵族，虽然所展示的场景是日本的贵族阶层，但对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却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比《红楼梦》早了700多年，因此，被认为是“日本的《红楼梦》”。

本书以源氏家族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共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写源氏的故事，源氏是天皇桐壶与一爱嫔生下的儿子，他相貌堂堂，多才多艺，极受天皇宠爱。源氏凭着他的才情与特殊权势，狂热地追逐女性，前后染指妇女近20位。他甚至与皇妃藤壶（亦即源氏的继母）私通，并生下一子，取名冷泉。桐壶帝逝世后，其异母兄长接任皇位，即朱雀帝，源氏地位一落千丈，被逐山乡。后来，冷泉天皇（即源氏与藤壶的私生子）登基，源氏东山再起，执掌朝廷，享尽荣华富贵。晚年和朱雀帝的女儿三公主结婚，谁料三公主与人私通，生下一子名薰君，懊丧的源氏视为上苍的报应。不久正妻死去，万念俱灰的源氏遁入空门，不久归西。后半部写源氏后代薰君与宇治山庄的两个妙龄女郎及另一少女浮舟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小说虽然主要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并非单纯地表现“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而是反映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贵族公子喜新厌旧、玩弄女性的腐化堕落，抨击了贵族社会里将妇女当作政治交易工具的卑劣行径。

《源氏物语》是一部内涵丰富、人物栩栩如生、艺术技巧高超的不朽名著，尤其是出色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成为后世日本文学的楷模。可以说，它是日本作家的灵感之源，对日本作家的影响随处可见，例如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坦言他以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最后“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在写作实践中贯彻了它的写作思想。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感言称：“所有后来的日本文学家都在模仿一本书，但都不可能达到它的高度，这就是《源氏物语》。”这部日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无论对于日本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出版千百年来，一直备受世界读者的瞩目和喜爱，至今畅销不衰。



源 氏 物 语

目 录

第 一 章	桐 壶	1
第 二 章	帚 木	8
第 三 章	空 蝉	18
第 四 章	夕 颜	21
第 五 章	若 紫	32
第 六 章	末 摘 花	43
第 七 章	红 叶 贺	50
第 八 章	花 宴	57
第 九 章	葵	60
第 十 章	桺	70
第 十 一 章	花 散 里	80
第 十 二 章	须 磨	81
第 十 三 章	明 石	91
第 十 四 章	潆 标	99
第 十 五 章	蓬 生	107
第 十 六 章	关 屋	113
第 十 七 章	绘 合	114
第 十 八 章	松 风	119
第 十 九 章	薄 云	125
第 二 十 章	朝 颜	132
第 二 十 一 章	乙 女	137



第二十二章	玉鬘	147
第二十三章	初音	155
第二十四章	蝴蝶	159
第二十五章	萤	164
第二十六章	常夏	169
第二十七章	篝火	174
第二十八章	野分	175
第二十九章	行幸	179
第三十章	藤袴	186
第三十一章	真木柱	189
第三十二章	梅枝	197
第三十三章	藤花末叶	202
第三十四章	若菜(上)	209
第三十五章	若菜(下)	229
第三十六章	柏木	249
第三十七章	横笛	257
第三十八章	铃虫	261
第三十九章	夕雾	264
第四十章	御法	278
第四十一章	幻	282
第四十二章	匂宫	287
第四十三章	红梅	290
第四十四章	竹河	293
第四十五章	桥姬	301
第四十六章	椎本	308
第四十七章	总角	316
第四十八章	早蕨	334
第四十九章	宿木	338
第五十章	东屋	355
第五十一章	浮舟	368
第五十二章	蜻蛉	382
第五十三章	手习	394
第五十四章	梦之浮桥	407



第一章 桐壺

在某个天皇的朝代，大内后宫之中有众多诸如女御、更衣^①之类的嫔妃。其中有一位嫔妃，虽然并非最上等的贵族出身，但恰恰能获得天皇的荣幸厚爱。其他依仗父兄威势入宫的妃子们，以为自己出身非凡，一定能够获得天皇的恩宠，然而现在眼观一个出身卑贱的更衣反倒受到恩宠，都是忌恨非常，处处对她进行排挤中伤。而与这位更衣地位同等的、或者出身比她更低微的更衣，则自知势力不济，无奈之余只能万分哀怨。这位获宠的更衣朝夕侍候天皇，别的妃子看了自然都妒火中烧。或许是众多怨念积聚其一人之身而无法承受，这位更衣心情郁闷惆怅，竟然因此生了病，只好时常回到自己娘家调养生息。天皇见状，依然对她非常怜惜关爱，恩宠日甚，同时对于各种非议都置之不理，全心全意地疼爱着这位更衣。而这样的非凡宠爱，肯定会引来无数非议，即便是当朝的达官贵族，对此也多不以为然。大臣间时常私下议论道：“如此这般地专宠，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唐朝就是因为出现了这种宠姬杨贵妃，才导致了最终天下大乱。”这大内后宫里的传闻，也如阴霾一般逐渐传遍了全国。民间的反应自然是不堪其重、怨声载道。如今輿情民意都觉得这样的状态实在太过危急，将来怕是免不了会出像杨贵妃引发的那种大祸。更衣自己处于这样的处境也是非常地苦恼，仅凭天皇对自己的宠爱来维系着自己在宫中继续生活的信心而已。

这位更衣的已故父亲曾经做过朝廷的大纳言，她的寡妇母亲出身名门，并且是个颇有见识的女子。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与其他人家的女儿一样坐享富贵荣华，无奈缺乏强有力的保护者作为靠山。即便如此，并无达官贵人可供仰仗的更衣，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都带着丰富而又细腻的心思去面对。

或许是前世的因缘，这位更衣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皇子。天皇急切地想亲眼看看自己的龙种，不顾礼法规章提前叫人迅速地抱进宫来察看。只一眼，就觉得这皇子确实清秀可爱。

天皇的第一个皇子是右大臣^②的做了女御^③的女儿生的，由于凭借位高权重的外戚作为靠山，将来毫无疑问会成为宫里宫外都受尊崇的皇太子了。但是仅就外貌来说，还是不如刚刚诞生的二皇子清秀标致，所以天皇对于大皇子不过当他是皇家长子，而把二皇子看成自己的瑰宝，异常宠爱。

二皇子的生母虽然仅是更衣，但也并非是作为普通的朝廷女官来侍奉天皇的，身份也不算低微了。天皇对她的宠爱远胜他人，只要有可能就会执意留她在自己身边，可以说是片刻不离。只要一有筵席聚会，以及其他佳节盛典，也总会先将这位更衣宣召进宫。有时天皇起床晚了些，就索性不让她回自己的宫室里去，整日整日地就将这更衣拴在身边。如此这般地昼夜服侍，以更衣的身份来说，似乎有些不合规矩。自从二皇子出生后，天皇对这位更衣的宠幸更是越发浓烈。以至于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里不免忐忑：长此以往，将来册立为皇太子的恐怕就是二皇子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时间最早，况且她也为天皇增添了龙种，天皇对她的看重，也非一般的妃子可比拟。因此恰恰是弘徽殿的揣测嫉妒，令天皇最为郁闷，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更衣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排挤、诽谤她的人也越多。她本就身体孱弱，朝廷里又无外戚可策应帮衬，因此天皇越是宠爱自己，便越是诚惶诚恐。她所住的宫院名为桐壺，从这宫院去天皇常住的清凉殿，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她在两处间频繁过往，众妃嫔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也是情理之中。有时来来往往得太过频繁，这些妃嫔就想法儿恶意戏弄她，在地板上或过廊上涂抹些齜齜肮脏的东西，使得迎送桐壺更衣的宫女们经过时，拖曳的裙摆被弄得污秽不堪；有时她们又事先相互串通，将桐壺更衣必经路径中的走廊两头故意锁闭，使她进退两难，尴尬异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桐壺更衣也已不堪其重。天皇知道时常有这样作梗之事，对她更加怜惜，便让清凉殿后面的后凉殿里的另一位更衣迁至别室，腾出地方来

① 更衣：日本古代皇室后宫嫔妃的称呼之一。地位在女御之下。

② 日本古代太政大臣为最高官，以下为太政官之官左、右大臣。再以下有大纳言、中纳言、宰相（即参议）。太政官下有少纳言局、左弁局、右弁局。少纳言局官职有少纳言等。弁官有左右大中少弁各一人。除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外，还有职、寮。省长官称卿，次官称大辅、少辅。三等官称大丞、少丞。职的长官称大夫、次官称亮，三等官称大进、少进。寮长官称头，次官称助，三等官称大允、少允。

③ 女御：日本古代后宫的嫔妃名。在皇后之下，更衣等嫔妃之上。次之为尚侍、典侍、掌侍、命妇等女官。



供桐壶更衣作宿值时的寝室。那位被迫迁出去的更衣，对桐壶更衣的嫉恨之情就别提有多浓烈了。

二皇子三岁时要举行“袴着仪式”^①，其排场丝毫不逊于当年大皇子的讲究。宫廷财政可以说是竭力支持，全力操办，但这一切却又招致了朝野的种种非议批评，然而当大家一见到这已经长大几岁的二皇子如此容貌俊秀，聪明可爱，众人心中对他的嫉恨与非议便立时消退。即使是阅人无数的人见了她，也不免极为吃惊，感慨喟叹道：“这真是降落人间的天仙一般的人物啊！”

这年夏天，因生下皇子而按例改称为“御息所”^②的桐壶更衣微感身体不适，便欲告假回自己娘家休养，但天皇就是不应允。因为这更衣总是体弱多病，天皇也有些见怪不怪了，也只是对她安慰道：“不妨住在宫中调养一段时日，过一段日子再说吧。”可说完这话没过多久，更衣病体日渐虚弱，不过五六日的光景就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她的寡妇母亲悲痛不已，只能以泪洗面代女求假回家。天皇看已经到了这般田地，才放她出宫。这种情形下，考虑到会祸及皇子，便将皇子留于宫中。更衣自己悄然离开皇宫，天皇也知道此时已不可挽留。更衣出宫之时，天皇因尊卑有别，不可亲自送出，悲痛之感，难以名状。更衣本来是个标致动人的美女，现在已经消瘦憔悴得不行了，心里纵有千言万语，却张不开口，似乎已经时日无多了。天皇见到这样的情形，竟也慌了神，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追忆往日情怀，又在更衣面前山盟海誓，但更衣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两眼无神、手脚无力，一直瘫软地躺着。天皇情急之下，却又无可奈何，急忙出了房间，命随从备好座驾，忽然又感到割舍不下，又重新回到更衣病榻前，更改主意，不让她出宫。他对更衣道：“你我早已盟誓，即便辞世，也要结伴而行。你舍得一个人走么？”更衣有感于怀，神情异常悲伤。

“大限别道各自行，奈河桥上犹恋情。”

“若非无常索要妾的性命如此急切……”更衣一息尚存，断断续续地说道，还想对天皇说些什么，却已经全无气力了。天皇闻言想道：“就算她要走，也一定要让她依偎在自己身边。”但随从齐奏道：“从今日起要开始祈祷的高僧已经就位。今夜就可祈祷。”众人继续催促天皇回去。天皇思索再三，艰难地与更衣告别回宫。

天皇胸中悲凉已极，当夜难以入眠。派去探问的信使久久未归，天皇只能长吁短叹。信使好不容易回宫，对天皇禀报道：“半夜就走了。”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到她们屋外就听到里头哭声悲恸……”听到噩耗，天皇极度悲伤，就此独自幽闭于室内。

天皇很想把痛失慈母的二皇子留在自己身边，可二皇子尚在母亲的忌期内，留在御前，并没有这样先例，最后还是让他到自己母亲的娘家居住。二皇子少不更事，见到宫女痛哭流涕，父皇也泪流满面，稚嫩的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而此时又加上父子即将离别，痛上加痛，天皇此刻内心有多煎熬就不难想象了。

再怎样惜别，故人总归还是要举行葬仪的。因为是举行火葬，可怜那更衣的寡妇母亲悲恸非常，恨不得自己是火葬时升起的那一缕青烟，跟女儿一起去了。更衣母亲乘坐送葬女房的车辆，一同前往设在爱宕田地里的葬仪场，那里正在举行肃穆的仪式。抵达时，看见这个场面，她心里又是多么悲伤。

“看着她的遗体，总觉得她还活着。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死了，现在看她成了灰烬，我才如梦方醒。”痛苦得几乎从车上摔下来。女房们赶紧来搀扶，不住地宽慰。大家都叹气道：“早就担心会搞到这个地步。”

宫里的敕使^③也来到葬仪场，宣旨敕封更衣“三位”^④。敕使宣敕时，让更衣的寡妇母亲再次感怀痛哭。天皇回想未曾在更衣在世时，升她为女御，很是扼腕叹息，如今在她辞世后赠位，又惹了后宫许多妃子的反感。但是同情桐壶更衣的人，都觉得无论是以这位更衣的美貌论，还是以她温婉的性格论，赠位一事，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过是她在世时，万千恩宠集于一身，才招人嫉恨。现在天妒红颜，英年早逝，天皇身边的女官们也都追忆她高尚的人品、慈爱的心性。“人歿方知恋意浓。”这句和歌必定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有感而作的了。

光阴似箭随人悲。桐壶更衣去世后，每当举行七日佛事^⑤之时，天皇必定派人前往吊唁，吊品极高。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那种沉痛孤独的感觉一直萦绕着天皇，无法排遣。他不再宣召别的更衣、女御侍寝，宁愿自己朝夕沉浸在泪海之中。前来拜见天皇的人，见到此情此景，也纷纷叹惋悲伤，深感秋凉。

① 袴着仪式：3岁到7岁的孩子还要选择吉日进行“袴着”（即穿带家纹的和服）仪式；女孩到了7岁则举行“结带之仪”，即穿着正式和服的仪式。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家族仍要举行“袴着之仪”。

② 御息所：日本宫廷中专用来代称诞下皇子皇女的女御或更衣们，但在贵族小说《荣华物语》中，未生下皇嗣的女御、更衣也使用此称呼，后来只要是女御、更衣以下的妃嫔皆可称为御息所。

③ 敕使：皇帝的使者。敕，帝王的诏书、命令。

④ 三位：日本古代贵族的品阶。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⑤ 七日佛事：与中国丧仪类似，日本在死者去世后的头七日需要进行佛事。



“真是死后也教人不得安宁的隆宠啊！”右大臣的女儿弘徽殿女御等人，事到如今还是无法摒弃那种嫉妒感。天皇虽然能见到大皇子，可心里却总惦念着二皇子，时常派遣心腹的女官和乳母前往更衣的娘家，探望二皇子的情形。

深秋时节，秋意渐浓，寒气侵肌。某日黄昏，天皇较平日里更加思念故人，便派遣刎负命妇^①前往更衣娘家探望。命妇于月色皎洁之时领命出行，而天皇依然沉浸于对前事深深的思念之中。以往在这样的怡人月夜，总会有丝竹绕耳的雅事，更衣也时常亲自抚琴。天籁之音，沁人心脾，更显更衣修行素养，并且在这样的夜里，御前的歌咏也较往日不同，更衣的音容笑貌都宛如幻影，不时地浮现于眼前，萦绕于天皇心头。但是幻影无论多么浓重，终究不如瞬间片刻的现实来得弥足珍贵。

刎负命妇抵达更衣娘家，车子刚一进门，只见景象萧条破败。故大纳言府原来是更衣母亲寡居之所，从前是为了这独生女儿，才对外观略作装饰，以保生活体面，但如今寡妇母亲日夜啼哭，无心料理家务。因此看起来庭中杂草丛生，荒芜凋零。现已是深秋时节，寒风袭来，更加显得破落凄惨，唯有天空中的皓月还在，再茂盛的杂草，也无法遮掩住它的普照。

命妇在故大纳言家的正殿^②南侧下车，前往探望更衣母亲。老夫人一见她，就悲由心生，啜泣哽咽起来，艰难地开口说道：“我这风烛残年、苟延残喘之人，还能重蒙皇恩，遣使前来这荒舍探望，实在是愧不敢当。”说完，又是泪如雨下。命妇回道：“此次登门拜访，觉得您过得更加悲凉无助，上回陛下派来的典侍回禀您的境遇之后，就已叫人不忍。此番我得以亲见，实在是不胜悲痛。”稍作停顿，她又开始宣达圣意：“陛下说：‘初时只觉得是梦，一直心神不宁。之后慢慢睡下，却又无法从梦中醒来，实在是痛苦不堪。又不知该向何人倾诉排遣。只好烦请慈母前来一叙，不知是否可行？我还挂念二皇子，不想让他整日在叹息眼泪中过活，如此委实可怜。也务必携他一同入宫。’陛下说这话时，语不成句、时断时续，是啜泣着说完的，还不让旁人听见笑话，压低了声音。哎，这样的光景叫人看得心焦。我还没等他说完，就退了出来。”说完又将天皇的亲笔手书呈上。老夫人说道：“我兴许是哭得太多，双目眩晕。今天承蒙皇恩眷顾，顿觉眼前透亮了许多。”言毕启书拜读起来。

书云：“朕本以为光阴流逝，悲痛亦随之减少。岂知历久弥悲，沉痛之感与日俱增。诚为无可奈何之事。近来愈加思念皇儿，不忍使其缺失双亲抚育之福。卿痛失爱女，又代朕照料皇子，朕心甚慰。可携其一同入宫会面。”

正文之末还附了一首诗：

“宫城风吹露，秋寒衬孤苦。亲子伤离别，最是帝王家。”

老夫人还没念完，就已经泣不成声，泪声答道：“我无意长生不老，奈何不死苟活，岂敢奢求再赌龙颜。我今后怕是无法侍奉陛下了。那小皇子自有恋父之本能，既然陛下也想早日与小皇子相见。我谨请陛下将小皇子迎回大内抚养。老身命贱，此处又是悲凉之所，恐非皇子生息之地……”

说话时，二皇子已经睡熟了。命妇说：“本来是要探望二皇子的，之后再向陛下复命。唯恐陛下等待得急切了，不便久留，就此告辞了。”说着就要出门。老夫人说道：“近日追悼亡女，心情黯淡。若能蒙贵使公务之暇，常常登门抒怀，诚为老身之大幸。想来以往恭迎贵使，都只专为欢庆之故。此番传来悲书，实非所望。怪只怪老身无福，连遭厄运。亡女出生之际，夫妻二人对其寄予厚望，希冀能为家族扬名。亡夫故大纳言弥留时，依然交代老身要遂了小女人宫愿望，不可因其身死而没了勇气。我当时也念及家中无可依赖，入宫怕是要受排挤，只是不忍忤逆亡夫遗言，才送女人宫。怎料想入宫后，陛下对其恩宠日甚，悉心对待。亡女则因此获罪于众妃嫔，后宫纷繁争斗，周旋其间。终因不堪其重，长年累月，悲情伤身，英年早逝。陛下的隆宠，却成了招祸的源头……哎，当然，这只是我这昏聩的、丧女老寡妇胡诌的话罢了。”老夫人话未说完，悲上心头，再次痛哭不能自己。其时已是深夜了。

命妇回道：“也不是什么胡言乱语。陛下也深以为然，曾说：‘朕乃真心爱她，怎知过犹不及，招来了嫉恨，注定是长久不了的。如今回想，当初与她海誓山盟，不过是一段孽缘罢了。朕自信从未做过天怒人怨之事。为了爱妃，却无端招惹众多怨恨，结局只得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现在是无人抚慰，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鳏夫寡人。也许也是宿孽未消吧。’陛下言之再三，泪眼通红。”命妇一时感怀，说了许多。

稍一停顿，命妇含泪告辞道：“时辰不早了，我必须回宫复命。”说罢就要动身。但此时月夜静、凉风

① 刎负命妇：当时宫中较低下的女官或贵族的侍妇，以其父或其夫之官名来称呼。刎负，负责警卫皇宫之门外的卫门府又称刎负司，其官职又称为刎负佐、刎负尉。命妇，日本宫廷中五位以上的女官称号。

② 正殿：贵族的宫殿式住宅中的正屋也称正殿。



吹、人憔悴、虫鸣悲。她又不忍急切回转，吟诗道：“鸣虫尽声限，长夜饱泪干。”吟毕，依然犹豫未肯等车。老夫人闻言，命女房将自己的答诗转达：

“虫音惹卿泪，凉风招人悲。”

因为是丧期之内，犒赏命妇，不好用那些寻常礼物。因为气氛凝重，老夫人就把已故更衣的唐衣一套、发具若干，赠给命妇，聊为纪念。这些器物看来仿佛天生就是作遗物似的。

陪同小皇子到此的年轻女房^①们，也都对更衣的去世悲伤痛哭。在宫里看惯了繁华热闹场景，而此间凄凉破败，众人又想天皇悲痛之情，不禁心酸，纷纷直谏老夫人，尽早送二皇子入宫。而老夫人却认为自己是是个不幸的人，若陪同二皇子入宫，肯定朝野坊间流言不断，而且她也并无把握是否能够安心离开二皇子。所以入宫之事，一时踌躇犹豫起来。

命妇回宫，见到天皇依然醒着，觉得十分可怜。这时的清凉殿的庭院里已经是秋季花草繁盛的景象了。天皇假意是在观赏，和四五个稍有知识的女房一同细声闲聊。而最近天皇早晚御览的书籍，也是应景地描述唐玄宗和杨贵妃恋情为题材的《长恨歌》画册。此画册是前宇多天皇（亭子院君）命画家绘制，画册里有诗人伊势^②与贯之^③所作的和歌^④及汉诗。天皇专心阅读的无论是本国文学，还是中华文学，都是些爱人之间生离死别的悲伤恋歌。

天皇见命妇回到宫里，就急忙询问到桐壶更衣娘家的情形。命妇一五一十地把所见之景、所感之情都如实禀报。天皇打开老夫人的回信，内中写着：“忝承圣恩，受之若惊，惭愧内疚，再三拜谢隆恩。陛下御札，情真意切，感激涕零。”附诗：

荒风力劲老树枯，弱荻身小怜心无？

此诗若有犯上不敬之处，想是因老夫人悲哀已极，思绪纷乱而错笔所为，天皇并不怪罪。为了不让他人瞧见自己的伤情之色，天皇努力掩饰忍耐，但此时终于无法抑制痛苦了。每每想起桐壶更衣初次晋见时的美好回忆，就勾得天皇不由得落泪悲伤。但又想自己当时一刻也不许更衣离开，未免过于自私，如今孤独一身，可怜至极。天皇说道：“当初老夫人不想忤逆故大纳言的遗言，才遣桐壶入宫。这是一大功绩。本该向老夫人酬谢，赐给更衣后宫中更高的地位才是。如今多说无益，往事皆如梦矣！”心里对那寡妇母亲有着无限的同情与愧疚。

“尽管如此，更衣也留下了二皇子，待他成人即位称帝，也可追封自己的母亲。就为这个，老夫人也应当保重身体，以待来日清福。”天皇说道。

命妇又拿来老夫人所赠之物呈到御前。天皇看了，竟然心想：“这莫非就像昔时大唐的幻术师去阴间见到杨贵妃，并取回作凭证用的玉簪？”但这只是徒然妄想而已。帝心为之一动，吟道：

“寻卿行迹何处去，盼君游魂归梦来。”

画册中的杨贵妃虽然出自名家之手，但终究只是绘画而已，表现比较有限，未能把握贵妃倾国倾城的容颜神韵。或许只有太液池的莲花，未央宫的柳趣方能衬托其人之美。大唐服饰固然华美绚丽，然而较之桐壶的娇艳柔美之姿犹显不如。那是花色鸟声都无可比拟的最上乘之美！当初两人也曾盟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是，上天作弄人，却让其中一人过早辞世。

天皇已经到了听到秋风虫鸣就会感怀悲痛的程度。此时，弘徽殿女御因久未蒙召帝幸，而在此明月当空之夜，叫人于殿上合奏起动听的音乐。丝竹乱耳，天皇听了，十分不悦。而此刻通晓帝心的殿上役人^⑤与天皇贴身女房们，也都对弘徽殿传出的音乐深为反感：弘徽殿女御是个无情冷酷之人，竟然对天皇的悲痛之情不闻不问，眼里根本就没有更衣去世这件事情。

月已西沉。

天皇应景信口道：

“云上秋月泪眼垂，荒宿浅草心意悲。”

天皇心里不住地在想象着命妇禀告的更衣故居的破败情形。

① 女房：日本古代贵族家中的侍女。

② 伊势：姓藤原，是十世纪中著名的女歌人，著有《伊势集》。

③ 贯之：姓纪，十世纪中著名女歌人，与纪友则、凡河内躬、壬生忠岑编撰《古今和歌集》。

④ 和歌：日本诗歌为和歌。

⑤ 殿上役人：被允许上殿的贵族。



右近卫府^①的士官开始对宿值者进行点名，方知道已经是丑时。未免遭人注意，就回到御寝，宽衣躺下，然后辗转反侧，难以安眠。

第二日清早，天皇一睁眼，心头又被往昔情景所占据。无论宠妃健在的时日，还是已经亡故的时日，都已经对政务倦怠了。此时天皇全无食欲，仅仅将就地对付了早膳，正餐的御膳料理已经废止了。凡是负责御膳的殿上役人，尽皆倍感无奈叹息。其余贴身侍臣，不论男女，都是焦虑万分，慨然喟叹。天皇越是这样沉浸于前生已定的缘分之中，朝中的舆论非议与后宫的哀怨愤恨之声，就越发不绝于耳。“仅为一个宠姬之事而丧失了正确的处事判断，甚至在她死后还深深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样下去如何能顾及政务？这对国家毫无益处。中原历代王朝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多么？”诸如此类激烈的批评也时有耳闻。

数月后，二皇子终于得以入宫。虽然年龄还极小，但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美貌的潜质，如今许久不见，更显容光焕发了。此时已到了必须在第二年进行册立皇太子的当口了。按天皇自己的意愿，当然是册立更衣所生的二皇子为皇太子，但二皇子并无外戚堪为后盾，况且以幼代长立为皇太子，也是于法理不通、不受朝野肯定的事情。若真那样做了，对二皇子来说，恐怕就成了畏途一条。如此想来，天皇就放弃了立二皇子的想法，但心中之事并不泄露出来。最终入主东宫的是大皇子。见到这样的结果，坊间唯恐天皇册立宠妃之子为皇太子的担心也就偃旗息鼓了，而弘徽殿女御也得以安心。

二皇子的外祖母在女儿故去后，陷于悲痛之中难以自拔，只是一心虔诚地向佛祖祈祷，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往生到女儿所去的极乐世界。终于，也许是佛遂其愿，某一日里，她驾鹤西归了。天皇与二皇子闻讯都不胜悲痛。此时二皇子已经六岁，与当初遭遇丧母不同，此番他已经感受到外祖母去世所带来之悲痛。外祖母多年来照顾他，与他分别也是悲痛万分的事情。

从那以后，二皇子就只住在宫中，一直到了七岁便开始读书，学做学问了。虽然只是初通学问，但二皇子的聪明绝顶反而令他的父皇有些担心。“如今是谁也不会嫉恨他了。幼年丧母，仅此一点，众人也会悉心疼爱他了。”天皇摆驾弘徽殿时，也时常是带他同去的，而且还一直带进御帘之中。因为这个皇子确实是举世无双的美少年，即便是盖世武士或仇敌见了，也会不禁笑逐颜开，因此女御也不自觉地有几分喜欢他了。弘徽殿女御除了生下东宫太子，还另外育有二位皇子，但相较之下，还是不如二皇子生得出众标致。其他女御和更衣遇见二皇子也都如此看待。大家都明白，这二皇子小小年纪已生得如此标致、风度翩翩，应该让自家儿女都将其作为潜在的对手看待。二皇子的学问文章、音律之学都很娴熟，可谓精通六艺的天才少年。所通技能倘若一一列举，都叫人不敢相信。

当时，高丽国派人来朝，使团中有一个极高明的相士。天皇闻讯，就想召见这位相士替二皇子看相。因前朝宇多天皇下过严旨：外邦人不得进入大内。他只能秘密地送二皇子到留宿外宾的鸿胪馆去见这个相士。之前天皇已关照一位右大弁装作是二皇子的父亲，携二皇子一同前往拜访。

相士一见二皇子不禁大惊失色，叹曰：“这少年生得是皇亲国戚之容，御极最上的相貌。乃是为君之相！但要如此未必是幸事。倘若做个国之栋梁、社稷支柱，辅佐帝王之才，却又与其相不合。”

同去的右大弁本身也是个精通汉学的才高之辈，与这相士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也是饶有兴味。二人竟然还吟诗作文、互答赠句。不日，相士即将告辞归国，此番到日本，得以见到如此相貌出众的高贵人物，也深以为幸。当即将离别时，作了许多呼应心绪、辞藻优美的诗文，赠与二皇子。二皇子竟也能作出可爱稚嫩的诗篇答谢。相士读了二皇子的答诗，顿觉后生可畏，大加赞赏，就馈赠了许多珍贵礼品给二皇子。

朝廷也给这个高丽相士许多恩赐，但这也使许多诸如太子的外戚右大臣等朝臣，对二皇子与高丽相士之间的来往有所怀疑，疑惧天皇要改变储君。

天皇乃何等智慧之人，之前以日本相术考察二皇子，就已对他的命运成竹在胸，故而始终不封他作亲王。如今见到高丽相士与自己的判断一致，也觉得他相术高超。同时，他也下定决心，绝不让二皇子做个四品以下的无品亲王^②。自己能在位多久，也不知晓，倒不如让他作个臣子，为这个皇子安排一个最可靠的位置。从此，天皇悉心教授他研究政治国策。二皇子钻研经国济世之学后，越发才华横溢了。天皇见了二皇子的才情，总觉得让他屈居人臣，实在可惜。但如果真的封他做了亲王，肯定会惹得世人猜忌，那样更加不妙。于是又寻个精通命运占卜的学者指点了一下，结果依旧如故。于是，行了元服之礼^③后，天皇

① 右近卫府：近卫府负责警卫皇宫之门内，有左右近卫府。

② 无品亲王：亲王的等级是一品到四品，四品以下叫做无品亲王。

③ 元服之礼：日本古代男子的成人之礼。



就赐姓二皇子为“源”；身份也从皇族降为臣籍。从此，二皇子就被人称作“源氏”。

虽然年月流逝，但与桐壶更衣的死别之痛，始终萦绕于天皇心头。或许是想寻求慰藉吧，天皇也陆续召了些评价很高的美人充实后宫。结果，越是这样，越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再无故去的桐壶更衣那般美貌的女子了，天皇对此也极为失望。

某日，有个典侍对天皇说起，先帝（当今天皇的堂兄弟或叔父）的四内亲王^①长得如花似玉，人望极高，而她的母后对她也是钟爱不已，世所罕见。这个典侍曾经侍候过先帝，经常出入于后宫，可以说是看着这个四内亲王成人的。如今也时常有机会拜见，得见其容颜，因此起念向天皇谨言。典侍说道：“臣妾入宫侍奉天皇，已历三代明君，还未曾见过与桐壶娘娘容貌相似的人物。只有这四内亲王成人之后，容貌竟然酷似桐壶娘娘，确有倾国倾城之容貌。”天皇听了也不由得好奇是否确有这样的人物。或许是因为听说这女子酷似桐壶更衣，就向先帝的母后提出，请四内亲王入宫。

四内亲王的母后闻讯后，却深感忧虑。要知道东宫太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是个极要强的女人，她对已故的桐壶更衣就有过极露骨的虐待，这样想来就不免疑惧起来。不料，四内亲王的母后不久就患病辞世，四内亲王也成了孑然一身的孤独贵族。天皇便趁机恳切地派人垂询，并告慰其家人：“与其说把她当做女御看待，不如说会视同自己的女儿一般。”但此时的四内亲王依然沉浸于对母后的追思之中。四内亲王的女房们、关心她的人，以及她的兄长兵部卿亲王也都认为，让她入宫或许可以稍稍宽慰她年轻的心灵。于是终于成行。因为被安置于藤壶院里，故被称作“藤壶女御”。

天皇召见藤壶女御，顿觉她的音容笑貌都宛如已故的桐壶更衣，况且出身高贵，人望极高，其他的嫔妃也不敢对她不敬。因此藤壶女御入得大内之后，并无不顺心的事情。已故的桐壶更衣出身低微，常受人侮辱，而偏偏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今虽然天皇依然保有对她的那份不变、炽热的眷恋之情，但是爱慕之情显然已经转移到了藤壶女御的身上，心情也豁然开朗了起来。如此看来世上不可能有那永久不变、矢志不渝的爱意。

源氏常伴御前，因此自然也与侍奉天皇的嫔妃亲密无间。妃嫔们都认为自己美貌更胜于他人，不过也确实个个都妩媚动人、各具风情，但她们的年纪都要大些。其中只有年纪最轻、美貌最为出众的藤壶女御出现在源氏面前时，往往要羞涩地回避开。这源氏是日夜进出后宫的，时不时地也能看到藤壶女御的姿色。源氏生母桐壶更衣去世时，他才三岁而已，自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了，但身边的典侍常说：“像极了。”这样的话，在孩子心里逐渐有了对这酷似母亲之人眷恋之情，总想见到她，心里也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母亲。对于天皇来说，这两人是自己最为亲爱的妃子和皇子。“卿不妨多给他一些关爱。卿确实与其生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你不用觉得过分亲近是什么失礼。他母亲音容笑貌与你相近，他自然也会与你相像。卿等二人不妨以母子相待，并无有失体统之事。”源氏知道了父皇心意，童心愉悦、非常欢喜。若是平日里摘采到些红叶美花，总是先送到藤壶女御处，以示敬爱之意。因此，一时忘了旧怨的弘徽殿女御，又重新燃起了对源氏的憎恶之情，与藤壶女御相处也并不和睦。

天皇常称赞藤壶女御，将其视为自己的瑰宝。而源氏的相貌又远胜于她，总是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因此被世人称作“光华公子”（光之君）。藤壶女御也受着天皇的恩宠，便被世人称作“昭阳妃子”。这一个“光华”、一个“昭阳”，两相呼应，给这皇宫增色不少。

因为源氏穿着童装特别可爱动人，天皇一直不想让他改着成年装束，然而不知不觉，源氏已经十二岁了，到了该行元服之礼的岁数了。东宫太子行元服之礼时，是在紫宸殿^②举行的，异常隆重。因此天皇要求，源氏行元服之礼的一切筹措，务求不逊于太子那一次的。这仪式极为重要，天皇事无巨细，必亲力亲为。各个级别的飨宴，本来照例应由内藏寮^③与谷仓院^④当做公式制度操办的，而天皇却担心他们操办不当，又另外颁布特旨，务求凡事极尽奢华。在天皇常住的清凉殿东厢内，朝东安放的是天皇的玉座，玉座前面安置了行元服礼的皇子、主持典礼的大臣等席位。除了例行典礼外，又增添了各种场面。排场十分盛大。

申时（即午后四点），源氏上殿。只见源氏的发型是被分为两股，在耳廓处梳成环形的发髻。此刻的源氏依旧保有少年的俊美，然而现在却无法永久保留下来了。执行理发的是大藏卿，行礼时，他也不免为

① 四内亲王：日本天皇的皇女即公主，称呼为内亲王。此处四内亲王即指四公主。

② 紫宸殿：当时皇宫的正殿。

③ 内藏寮：管理皇室财产运营、收支的部门。

④ 谷仓院：保管京畿诸国的纳贡品和无主官田、没收官田等收获的官库。



这一头美发被剪短而感觉惋惜。天皇在寝宫里亲见行礼，不觉感慨万千，想起了往昔的种种事情，禁不住悲从心生。

理发结束后，源氏便退下到了休息处。在那里源氏更换上了成人服装，上殿再拜。列席的各位大臣，亲眼目睹小皇子如今成为英俊的成年男子，纷纷激动得落泪。天皇虽然自有君王应当隐忍的修养，但此时也是情不自禁了。往日对更衣的追思，近来有些忘怀，如今触景生情，重上心头。元服大礼前，他还有些担心，唯恐这小皇子换了成人服装，便不复有少年的天真烂漫、英俊可爱。结果，变装之后，小皇子更加英姿勃发了。

加冠礼是由左大臣执行的。他的夫人是个内亲王，两人育有一女，名为葵。皇太子十分钟情于葵，很想娶其为妃子，但左大臣迟迟未肯答复，一直未置可否。因为他早拟将自家姬君^①许配给源氏，也曾如实向天皇奏明。天皇也觉得，小皇子加冠后，若可以与其联姻，则可解缺少外戚帮衬之虞。既然左大臣有此意，天皇自然乐得促成这桩姻缘，就嘱咐左大臣尽早预备，让葵在行礼当日为二皇子侍寝。左大臣当然是急不可待了。

当日在侍所设了筵席，礼毕后，出席者均前往赴宴。源氏在亲王坐席一侧酒席。此时，左大臣稍稍提起了自己女儿婚嫁的意愿，但匆忙间，年纪轻轻的源氏又怎好作答。天皇召唤内侍去宣召左大臣觐见。左大臣入内后，天皇就于御前，让诸命妇将加冠的赐品赏给左大臣，依旧沿袭条例的白色大褂一件、天皇钦赐的御衣一袭。这些都是自古的定例了。恩赐酒杯之时，天皇吟道：

“初元结发赖卿手，续缘联姻称汝愿。”

很明显，诗中是在暗示联姻之事，左大臣闻言受宠若惊，自然喜不自禁，当下也和诗道：

“元服结心思典隆，浓紫不退半点红。”

和完这首诗后，左大臣退到清凉殿正面的台阶下，行了跪拜之礼。之后，天皇又恩赐了左马寮^②的御马和藏人所^③的御鹰给他。

宴会后列席官员尽皆列于台前，依照官员品级纷纷得到了天皇恩赐的赏物。当日筵席上，冠者奉献的是些果子类的料理，有的用笼匣装着，有的盛在筐里，全受右大弁^④节制调度。而此次一般官吏获赠的弁当^⑤礼盒数量，以及给他们的装在箱子中的生绢礼品，等等，相比皇太子行元服之礼时更加丰富。这次的大礼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尽善尽美了。

当晚源氏就到左大臣府邸与其女儿葵姬结婚。结婚仪式非常隆重。左大臣看源氏的确相貌出众，俊秀可爱，但自己的女儿较源氏略显年长，稍觉不相称。这左大臣是天皇身边的心腹之人，而且夫人还是天皇的同胞御妹。无论从何角度来看，都已经算位极人臣了。如今又招源氏为乘龙快婿，威势自然越发显赫。而右大臣正是东宫太子的外祖父，本想将来定可倚外孙之势，成为关白^⑥，权倾朝野。但如今与左大臣的势力相比，似乎已被盖过了风头。左大臣的妻妾众多，还育有若干子女。正房夫人还生了一位公子，担任藏人少将一职，相貌也是非常地英俊，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右大臣本来是与左大臣政见不合，但是却偏偏看中了他的公子藏人少将，把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四女儿嫁给了他。右大臣极为珍视藏人少将，其程度绝不亚于左大臣对源氏的重视。这两对翁婿可谓举世无双、针锋相对。

源氏依旧时常蒙天皇宣召，时刻侍驾，平时也没空闲到新婚妻子家中。在他心里世间最美的莫过于藤壶女御。他总是想着：“我若是能和如此人物成亲才妙！她确实是世所罕见的美女！”葵自己在家是父亲左大臣的掌上明珠，生得也是如花似玉，而在成为源氏的夫人后，与源氏却并不情投意合。再说这少年的恋情，总是一心一意、痴心不变的。源氏这秘而不宣、不能为他人知晓的单相思，真是不折不扣的苦恋。行元服加冠礼后，源氏已经是成人男子了。穿堂入室，行走后宫，需要诸多注意约束，他也只得在宫中奏

① 姬君：贵族家的小姐即为姬君。

② 左马寮：左右马寮，掌管宫中有关饲马之事。

③ 藏人所：相当于天皇的秘书官，天皇起居、任命仪式、节会等到官中大小杂事之所。

④ 右大弁：弁官局是分左右两部管理八省的部门。左右弁官局中有大弁、中弁、小弁之职。职务是将上命传达各省，处理庶务。

⑤ 弁当：即用食盒盛装的份饭。台湾地区亦将其译作“便当”。

⑥ 关白：关白又名“执柄”、唐名为“博陆”。典故出自“博陆宣成侯”霍光；“关白”二字出自《汉书·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始见于仁和三年（公元887年）宇多天皇任命藤原基经的诏书里头。因此藤原基经是史上第一位关白。基本上，天皇年幼的时候有摄政辅佐；天皇长大后，摄政就会进位为关白。只有藤原家的人有资格充任关白。



乐时，隔着帘帐，以琴传情。若是偶尔听到帘子那头的藤壶女御的娇喘莺声，就感到心满意足、聊慰情怀。正因为这样，源氏偏爱居留于宫中。平时总是在宫里住上五六日，才到左大臣府上将就两三日，时去时归，若即若离。左大臣顾念他年纪尚小，有些顽劣任性，自是难免的常理，也不当一回事，依旧对他十分上心，关爱之情与日俱增。

这对新婚夫妇的贴身女房们，也都是精挑细选的标致美女。众人竭尽所能地通过举行各种游戏，投源氏所好，以求得他的欢心。而在宫中，原源氏母亲的桐壶御息所被赠与他居住。御息所内的女房编制依然留用原先的那拨侍候过桐壶更衣的人员。另外，修理职、内匠寮^①也奉旨前去改造扩建桐壶更衣娘家的府邸。在原先就有的假山林苑的基础上，添加庭园，扩建池塘，将这宅邸装饰一新。此处就成了源氏的二条^②院私邸了。源氏公子总想：“若是在此处，能与自己理想中的妻子一同生息才妙呢！”心里始终略感惆怅不足。

据民间传言，这“光之君”、“光华公子”的美名，正是前番来朝，居于鸿胪馆的高丽人根据源氏公子的美貌，为表示自己的赞美之情，由感而取的。

第二章 帚木

“光华公子源氏”（亦称“光源氏”），名号甚是显赫堂皇，给人的感觉是青春年少、风流倜傥，应当始终在放荡不羁的情色生活中度过，有着无数的香艳逸闻。虽然这是民间对他的想象，也夸张了点，但他对自己的那些轻薄浪荡的风流秘密也深以为耻，因而竭力加以掩盖隐藏。谁知欲盖弥彰，口口相传，反而成了尽人皆知的故事了。有道是：“人言可畏，自作自罪，若要名节，端正修为。”现实中的源氏还算是处世谨慎、行为自重，他的那些风流韵事，与情色小说里的交野少将相比怕是不值一提吧。

源氏任近卫中将^③的时候，需要时常留在宫中侍驾，偶尔得空，才能回左大臣的邸宅。左大臣家也抱有怀疑：莫非背地里又有了别的女人？按照源氏的本性，并不是不专情或者追求一夜风流的好色男，只不过有种间歇发作的“情癖”。他一旦动了情，就可能丢了本性，不管不顾了，最终做出些不该做的事情。

梅雨时节，淫雨霏霏。皇宫里正值天皇的御谨慎日^④，按例近臣不得归家，尽皆宿值于宫中，以免犯了忌讳。这段日子，源氏一直住在宫中。左大臣家里对这种久不归家、若即若离的夫婿很是不满。然而埋怨归埋怨，依然要照例，置办各种服饰及极尽奢侈的物品，送入桐壶殿供他使用。左大臣家的公子们也在办理御用差事的间隙，天天到源氏的寝宫来会面，而且还把这样的会面当做件大事来看待。这些公子里，正夫人的嫡出公子，现已升任头中将^⑤的藏人，和源氏尤其亲密。源氏于宫中行乐游艺时，他总是最贴心、最亲密的玩伴。头中将的境遇与源氏相似，不喜欢回到招他为婿的右大臣家里。他又是个极奔放风流的人，不喜欢到自己妻子家里生活，却把自己住宅的寝室与书斋装潢得很是华丽。源氏每到他家去，必定要在这些屋里待着，而且追随左右，片刻不离，不分昼夜，无论做学问或是行游艺，两人总要一起搭伙进行。他的才华其实也不逊源氏。如此这般地相处厮混，在源氏面前也就没什么约束规矩了，两人成了极要好的朋友知己。

五月的某一日，从清晨到黄昏，小雨淅淅沥沥，一直没停。当天夜里，在殿上几乎见不到役人的身影。源氏的桐壶殿较平日更为幽静。源氏移来灯火，正在翻阅书籍。头中将从边上的书棚中取出用各种颜色的纸张写就的信札，正想随手展开细读。源氏见了说道：“里头有些是不能给你看的，我拿些不打紧的给你。”头中将闻言，有些不高兴了，回道：“我就是想看看你那不为人知的秘密隐情。若是寻常女子的来信，我们这样的人，也能收到不少。我就是要看些特别的。要么是埋怨你是寡情薄意郎，或者是勾你前去幽会偷欢的。这些内容才有拜读的价值。”

① 修理职、内匠寮：掌管宫中营造和修缮的机构。

② 二条：京都的城市格局，是模仿中国的长安建设的，历史悠久。因其是皇城格局，四四方方，整个城区分为十条。二条即是其中一条街道的名称。下文的三条、六条等亦为街道名。

③ 近卫中将：近卫府的长官称大将，次官称中将、少将。

④ 御谨慎日：日本古代皇官礼制。天皇在当天要进行斋戒。

⑤ 头中将：藏人所长官兼近卫中将的合称。藏人头多以官至近卫中将、中弁者担任，即“头中将”、“头中弁”。



源氏无可奈何，只好允了他。其实，那些紧要的秘密书信，也不会随便放在这么显眼的书棚里，都被藏在极隐蔽的地方了，敢于放在这里的，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罢了。头中将将信札一一展开阅读后，说道：“真是种类繁多、内容各异啊！”接着开始揣测起书信的作者。有的被他猜中了，有的南辕北辙。源氏只是笑着看他，也不多作解释，之后从头中将手里把所有的信都收了回去，随后说道：“依我看，这样的东西，你那里有更多才对！你若给我看些，我这整个书棚里的，都随意你看。”头中将说：“我的那些劳什子，就不劳您御览了吧。”说完他又想起什么，有感而发道：“世间女子，完美无瑕、无可指摘的，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有的是表面上温文尔雅，行文也漂亮，交际娴熟……这样的货色，不足为奇，数不胜数。但要找各个各方面都出众的，委实不易。有的女子对凡事都浅尝辄止，一星半点的技艺就到处夸耀显摆，实在令人反感，不值得交往。”

“还有一种女子，双亲健在，视若瑰宝，整日藏在深闺之中，父母对她期望极高。一般也都擅长某种技艺，容易让男子心生爱慕之情，这样的事情太稀疏平常了。这等女子，贤淑温婉，颇有韵味，空闲之余就钻研些琴棋书画，聊为兴趣。这样的女子虽然有个一技半艺的，但媒人一般只会说她的好话，你又不能无端凭空判断真伪。若是听信媒妁之言，将她娶进家门，结果逐渐瞧出些不好来，那多令人沮丧啊！”头中将说到这里，故作态叹息。源氏自己的婚姻虽不完全如此，但也有些心照不宣的地方，微笑着问道：“那依你看来，一无是处，毫无专长的女子有么？”头中将又发议论了：“那样的，谁也不会傻到和她去结婚。一无是处的与完美无瑕的，大概是同样世所罕有。有的女子出身上流家庭，一叶遮目，众人对她的缺点并不了解，听到看到的，都觉得她是个绝代佳人，这是上等女子。其次是中产人家的女子，个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目了然。至于更下等阶层的女子，我是提不起兴趣的，简直懒得去评论了。”

头中将说得兴起了，源氏听着很感兴趣，又想进一步考察，便追问道：“这等级是判定的？上、中、下三等，以何为依据呢？若是有一个女子，原本家境殷实高贵，后来父亲遭遇不幸，家道中落，地位也跟着下降，而另有一个女子，本是贫困之身，父亲升职做了高官，立刻得意非常，力求奢华，凡事都不愿输给那些早就是贵族出身的姬君。这样的情况，两人的等级如何判定？”正在疑问之时，左马头与藤式部丞进屋，与源氏一起宿值谨慎日。

左马头是个风流男子，见识极广，还是个巧言令色之徒。头中将见他来了，就兴高采烈地引他争论问题，继续探讨那三等女子的话题，言谈中夹杂不少不堪入耳的话语。左马头这样说道：“无论如何家道兴旺，若是原本门第并不高贵，这世人对他们的想法也还是有所不同。反之，以前门第高贵，但是如今家道中落，身处逆境。况且，时过境迁，名望也弱了。纵然自己心气眼光还很高，却往往不如意，有时就会做出些为人所不齿的勾当。这两样人，各有特点，所谓中等也就是指她们了。还有一种人，父亲是诸国长官^①，统领封国地方政务，其等级已是定例。但这里面还有上、中、下之别。从中挑选中等人家的女子，恰巧是如今的风尚。还有一类，地位不及那些封疆大吏，也没有当过朝廷参议之类的职务，不过是四位的品级而已。世人也认可他的定位，本身的门第也不错，悠然自得地过着富足快活的生活。倒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这类人家家底殷实，又不必刻意勤俭。这样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姬君，绝不可忽视小看。其中还是有不少才貌俱佳的美女的。此等女子若是入宫侍奉，偶然获得宠幸，便可凭此得到幸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源氏笑道：“按你的说法，那就全凭着有钱没钱来评定咯？”头中将也不满地说：“这可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左马头并不介意，继续说道：“家境与出身一致，又是高贵人家的姬君，物质上倒没有问题。然而在这种家庭出身的姬君，若是毫无教养，外表又乏善可陈，毫无动人之处，别人对她的评论，往往也不高，还会觉得不可思议，进而不愿搭理。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出身名门、声望高贵的人家，教养出来的女儿六艺精通、品貌端庄，大家也就自然趋之若鹜。但是这样最上乘的姬君，像我这等人是无法接近的，多说无益，而同时，还有这样一类：本是寻常孤寂人家，常为世人所忽视，但有时却藏着容貌素养俱佳的佳人。倘使叫人发掘出来，那就是惊喜了。谁也想不到如此标致人物竟然生在那样的人家里。”他顿了顿又说：“有的家庭，为父的上了年纪，又丑又胖的样子，兄长的外表也不足道，按理说这女儿大概也不怎么样。谁曾想，家中自有颜如玉。这姬君的举止优雅、风韵十足，而且还能歌善舞，颇有旨趣，让人觉得饶有兴味。这样的女子比最上等的佳人，当然是不足为道。但是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女儿，也很让人喜出望外，不忍放弃。”他说到这里，像是征求赞同意见似的，瞥了藤式部丞一眼。藤式部丞的妹妹们在年轻公

① 诸国长官：掌管地方诸国国政的行政机构为国司厅，长官为国守，次官称介，三等官称掾，四等官称目。



子中的评价极高，他不由想，左马头这话里有话，莫非是暗指自家妹妹的，于是便沉默不语。

源氏心里若有所悟：看来上等的女子中，能称心如意的女子也是不可多得。真有些匪夷所思。此时他穿了件柔软的白色单衣，上面随意披了件直衣，腰带也不系上，横卧于榻上。那风姿看来极美，甚至可能会被误作美女。这样的人物择偶，就算配给他上等之上等的女子，也是犹显不足的。

左马头又开口道：“就世间一般女子而言，以上种种当然已经很理想了。但若是选择配得上自己的厮守伴侣，则是良驹虽多，赤兔难寻。就男方而言，出仕为官，为国出力处事之輩众多，但要真能经世济民，实在难乎其难。不管是多么才华横溢，仅凭借一两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治理整个国家的，必须还有幕僚，上级推行政策，下级负责执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样才能教化万方，政通人和。一个小小的家庭里，主妇也仅有一人。如果认真考察资格，她必须具备的能力也很多。一般的主妇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毕竟人无完人，但是明知道她有缺陷还要将就过活的人，应该也没有吧。这跟那些流氓淫棍，随意弄来几个女子进行挑选不同。这毕竟是终身大事，两人要携手同老，选择上必然要郑重，力争做到没有太多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如此才能心满意足。所以这选择对象，也是一桩极难解决的难事。”

他继续发挥道：“还有一类人选择的对象与自身标准有差异，然而因缘际会，要是喜欢上了也难以割舍，这样的男子是敦厚忠良之輩。女子也肯定有动人的地方，不过世间这么些姻缘配对，基本上都是平淡无奇，极少见到出人意料的美满姻缘。我们没有什么刻薄的标准，依然找不到称心的对象，你们的标准甚高。什么样的女子才算投缘？有些女子长相也属中上，又正值妙龄，洁身自好，绝无蝇苟经历。她们写的书信也总是措辞典雅内敛、墨色浓淡相宜。收信的男方通常会因此而心驰意摇，自然会殷勤回信，希望能够亲自面见。焦躁地等过后，好不容易见面了，依然是越帘而谈，攀谈起来总不尽兴，言辞不多且声音微弱。这样的女子最擅长掩盖自己的短处，然而在普通男子看来，已经是个不错的贤淑女子，一见就喜欢上，进而热烈地追求。这样的女子却往往轻薄。因此鉴别心性觅偶的首要难题。”

“做人妻主妇的，最紧要的是忠贞贤惠，在家作为丈夫的后援。这样的人就不必过于优雅，六艺情操，不懂也无甚妨碍。然而她若过于重视生活枝节，整日不重视自身形容体貌，那也太煞风景了。不过是个管家、老妈子，终日被家长里短的琐事困扰，又谈何情趣？丈夫早出晚归，平日里的见闻，诸如朝廷大事、坊间传闻等总想与人分享。这样的妻子又如何谈得尽兴？男人总想找个可爱的女子，两人心意相投才能相互交流。有时男子心里有些感触，或者遇见一些民间讨论的话题，很想与妻子探讨一番，若是妻子是个无知无识的村妇，即便谈了又有什么乐趣？丈夫只能独自回顾，自叹自怜。这时候妻子往往还要嗔怪他，傻乎乎地问道：‘你怎么啦？’如此夫妇真是配错了，还不如找个孩子气十足的宠姬，丈夫只要耐心调教，将来倒会成就一番高雅情操。这样的女子虽然未必都能学成，然而调教起来总会有些进步。与其相处时，即便有所缺陷，看到她的可爱娇柔的模样，也不会再有什么怒气。丈夫一旦远行，叮嘱她一些要务，无论琐事还是大事，这样的女子往往不能自如应对，处置不够周全，这一点上就很遗憾了。还有些女子，平素刁蛮固执，一点儿不讨人喜欢，但非常时期，她们反而会有出人意料的优良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左马头说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典范定论。他摇头叹息道：“这样说来，还是不用谈论出身贵贱、容貌俊丑，只要品行不是太过乖戾，行事上沉稳中庸，如此便算是理想的佳偶了。此外，若有些通宵的技艺、高雅的情调，那就更是可喜了。即便不如别人也不用刻意弥补了。首要的是心性上的忠贞可靠，容貌总会逐渐改善。”

“世间另有一种女子，样貌确实娇羞，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也倾向埋于心田，外表上难见其有波澜起伏。到了实在难以压抑的时候，就会丢下满纸幽怨的遗书、哀婉动情的诗歌、惹人怀念的遗物后，独自遁入深山老林或者远乡异土。我小时候听女房们读小说时，每每有这样的情节，总会惹我泪流满面。这样的女子确实难能可贵，然而仔细一想，似乎这样的人又太过轻贱生活，有点过分造作。眼下即便有难以排解之事，抛弃了恩爱的丈夫，不体谅人家的情意，这就是自私的表现。成全了一己的遁世心理，却让别人难以捉摸。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试探人心，万一有个闪失就全盘皆输，实在是愚蠢透顶。她们不过是贪慕虚名，渴望得到别人对自己节气的褒奖。若是伤心绝望，便要出家为尼。刚开始还能道心坚固，对红尘似乎全无半点留恋，等到故人来访，会面时便会感慨变迁。丈夫若是未断情缘，打听到妻子出家，自然也会伤心。那些女房们当然会将主人的情形通报给夫人，感慨她出家可惜。这时候她再看自己落发的模样，回思往事，逐渐又萌生了眷恋红尘的心理。这样的情形日胜一日。菩萨体察此情，必然不会加以庇佑。如此半截子出家又是何苦？到头来反而要误堕畜生之道，还不如善终于俗世。有的前世姻缘深厚，还未落发前就被丈夫找到，夫妇重归于好，也免去了在寺院里反复的无聊之举。然而丈夫回头细想，妻子的行为确实幼稚讨厌，这样又埋下了日后矛盾的种子。无论如何，既然已成夫妻，就应当尽量迁就容忍，这样才能成就